方氏墨譜

方建元墨譜序

新都方建元氏志尚耽玄博專守墨隱於墨欲假墨而藏名家於墨非緣墨而射利殺青成譜鍥梓盈編形文畢陳圖咏並載合為四卷

雜爲六則瑞璽靈符蒼璧黃琮

御雲騶虞貝闕珠宮作圖寶第

一舜衣商鼎天馬芝房連理合

歡角文龍光作圖集第二穆駿

夏碑蒼珮玄珠刀筆貨泉琅玕

青蓊作傳古第三百字九英珊瑚
木雞松枝桃根鳳玦璃環作博物
第四香雲寶月五牛十三車具多
髻陀法幢訶花作鷹寶第子玉
洞霞城鳥使鵞賓碧桃仙杏紫

氣真人作鳴寶第六是六者藉
形象則譎誕並滙敘譜頌則藏
雖可悅難舌辨蘭之發絪縕馥裕
金膏水碧之精光芒注目於是隃
麋之說罔有遺漏玄香之名不勝

流播矣乃其援玉名烏即霜稱紫仲將擅譽於一點士衡偽賜手二螺囊裁錢豹之草劇合針魚之髓粉芙蓉之萼而秋渚皆空棋松樹之薪而春岫無色幻示浮屠金畫飛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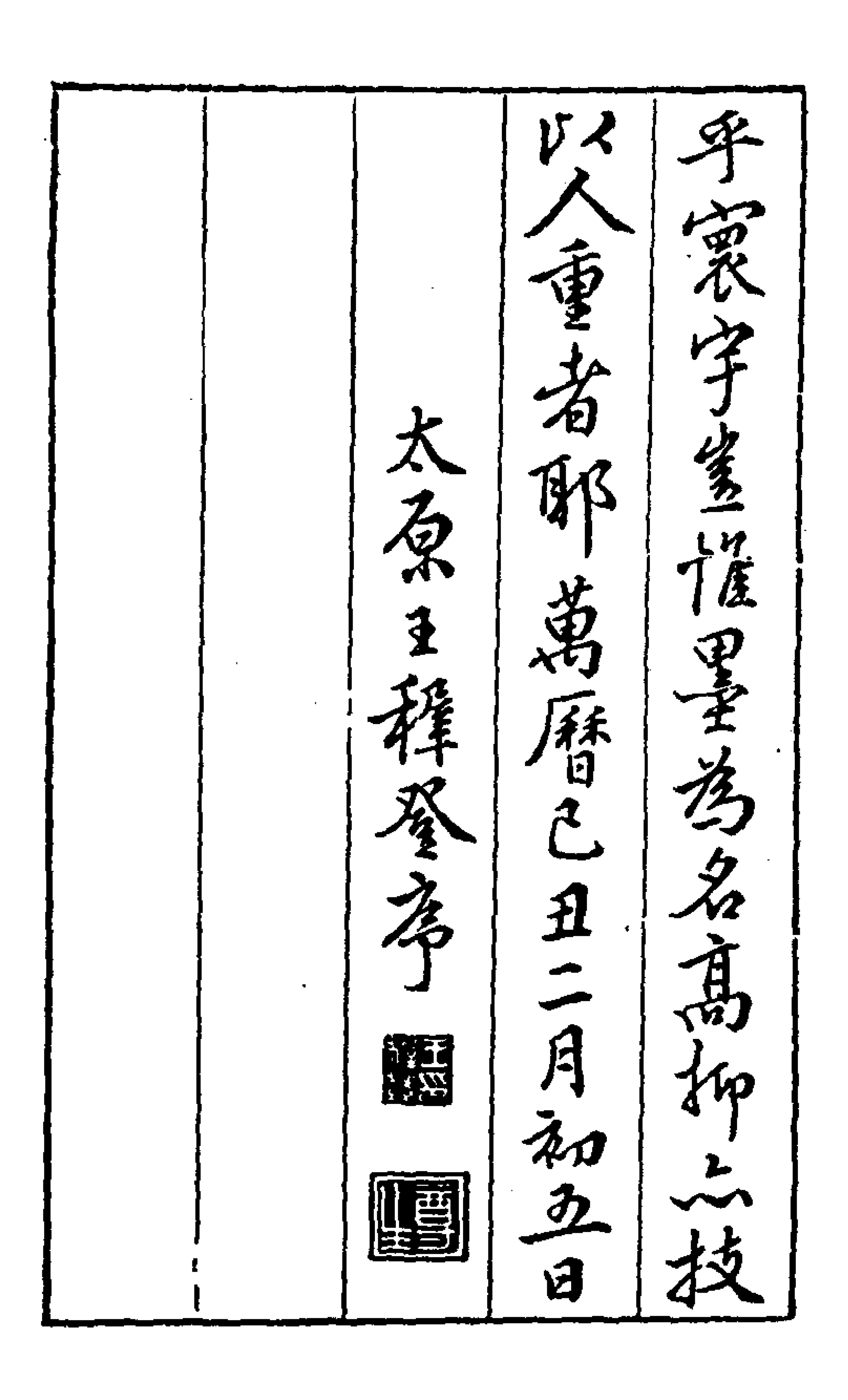
精於羽士黄屋馮凡斯皆驗性續

之已然徵令撤而非謬者與方君

箋饒蔵草筆禪生花譚風雅

則騷壇之選鋒傳高逸則布衣之

祭酒能俾姓氏徹於闇闠聲稱備



乎寰宇豈惟墨為名高抑亦技以人重者耶 萬曆己丑二月初五日

太原王穉登序

墨贊 有引

余不識方建元氏而神交者有年盖嗜其墨因艷其名也歲乙卯遣使如歙購墨而建元為泉下人已久長君子封能世其業越六載余守興元乃托其姻胡倅求余言以光大之余何能文重違其請遂作贊曰

剛方而直端靜而文稜角簡抗渾灑風雲無聲

色臭味與人之耳目口鼻而相熏無欣戚寒燠
與人之雍容譚咲而相親無曲折偃仰與人之
窮達老釋而相聋山林不畀廊廟不尊無驕無
諂無兢無紛何獨與方建元氏世相好而結納
于無垠　時
泰昌庚申長至日北海吸墨齋主人馮珣季韞

歸就尋讀庵大室傳彰妙道廬實早録

手載弟偽序稍見參差前為詮次遂成敝帚

貴亦不易易知處是有未隱見到洲西無窮

足下昭雅是也以行之石志尚非所新事

示之一擇評可之就如不經意之報耳

大玄氏建元石　足下

弟手白改

某心

墨譜序

今之工于墨者則無如于魯氏矣于魯故名大激晚乃以字行更字建元其為墨象凡五曰規曰矩曰珽曰圭曰雜珮象取義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博物曰太英曰太玄求之象與義而不

雖殊而名之者五曰瑤艸曰大國香曰大槩重玄曰兆烟曰九畹三極不脛而走四方不招而市如噎處布衣之位而重於萬乘不佞不給之以左司馬印之以二仲氏得至其寶鑑之其品式有經則王之府之闕石和鈞以輸之將

絕也其追琢美好則儷師之倡稱為之

斲宗之玉楮而郢之斤成風也其詞章

則典謨訓誥渾噩爾雅即秦漢而

下無譌也其族類浩穰肖像詭特則

九鼎之百物神姦冊府之群玉不可形

狀也其芬香郁烈光彩煜燿則虞廷

之鄉雲太乙之青藜楚之畹蘭畝蕙也
其文字則河之圖洛之書倉頡之篆孔
甲之盤盂淵罣之蝌蚪也試而用之不
膠漆而固不烟霧而昇不涅緇而黑不
珠璧而潤若有若無若離若合天之
蒼蒼非正色耶其壺子之衡氣機耶

即騶衍莫能訣李賦莫能相矣美孰技也一至此乎建元之子嘉樹息父之業而修之名與建元等不佞又聞人之言曰建元始為墨市無知者嘗受學于左司馬而業奇進已變知于王氏之美而神愈至夫孰謂文士無用哉

不佞不文何敢虛三先生以建元父子之請不能爲墨序敬而敘其譜如此

雲杜李維楨撰

南州朱多炡書

墨書

汪道貫仲淹著

夫墨者黝而已矣堅其德也色澤其華也次也芬芳其襲也刮摩其飾也又其次也投以蠙珠飾以藻繢又次之次也是故察墨之道自黝始望而眡

之其光可鑑也其廉可劌也進而瞘

之欲其暐曄而有文也何所取之取

其純黑不雜也墨之上也世之鑑者潦

績刮摩而已耳無惑乎其趨之曰亦

也故塵垢宿墨非研也經宿渾濁

非水也燥濕失中非摩也界隘下濕

非藏也闻香悅飾非鑒也凡墨之題
者必先之烟然令之烟与古異古取之
松烟与敗漆器令則以桐液矣欲墨
之堅者必先之和然令之和之与古異
古之和以漆令則以膠矣取烟之方
和膠之道市人莫不用之而知其道

者鮮矣善乎太函氏之授建元曰明
德非馨太冲惟莫夫非馨故襲有
所不事也惟莫則黜而已矣建元氏
用其言故以技甲天下嗟乎明德非
馨太冲惟莫盡之矣
夫烟者墨之質也取烟以桐液桐液

以藏久而焰小者為上凡取烟之道刳
木為椀仰置之實以沙及水納鐙其
中鐙之多少視椀短長鐙酌桐油以
燈草為炷而然之〻別覆殘燈烟之上
毋太高太高則烟散毋太卑太卑則
烟濁高不過拳卑不累掌乃為得

之桐液入紫草而煉之燈草以蘇木
染茜何所取之取其焰小而光彩也凡
取烟冬則氣凝其烟聚故多而濁夏
則氣升其烟散故少而清當暑雨之
候取桐子久盦去為液置鐙欲深
覆欲高煉油而茜草獨草為炷而

然之始然則火力大掃而別置之既炧無去其燼久而火力微烟緩而細乃取以為上劑火力稍微烟緩而清者為中劑放烟有三劑上劑是為九玄三極之劑中劑是為非烟之劑掃而別置之者是為太黔重玄之劑六此各

以草之多寡爲差無論矣世之豨膏爲烟者獨豨膏則焰大而無烟且滯筆鋒雖有光而色白不如桐液之黝也入桐液則與桐烟無異矣故曰豨膏而麋角好膏者之過也

墨之和也以膠用膠有道不可過也

過則多滯不可不及也不及則多散不滯不散而膠著水欲浥者製之不善也善用膠者曰乎時曰乎地夏少冬多春秋酌冬夏之中此曰乎時者也南方氣蒸膠欲少北方風烈膠欲多此曰乎地者也故用膠之道如不得已

堅而不滯也潤而不散也斯善用膠

者也古法用代郡鹿角膠善墨者或

自製膠欲其潔也古今異宜今用麋

角則色稍白自製則當溽暑而蒸

惟用廣膠擇家精而潔者斯無二

者立患矣古法用捲皮解膠而益墨

色建元得禁方用靈草取汁解膠
膝梣皮遠甚其後用以製膠故墨色
黟潤如漆靈草之助也友人莫廷韓
評曰治墨莫先治膠、之質精而墨
妙膠之力久而墨堅膠之性盡而墨
純質精故烟膠之相得也和力久故

烟膠之相入也深性盡故烟膠之相劑也化墨未百餘年不能全也于曾用法于膠精矣其堅而徒代可必至夢墨妙方來難覩其所謂化百知之哉余嘗謂建元氏曰奚氏墨入水經月不壞何也建元氏曰此用漆故墨堅然

斷而視之則如𡎖瓦又能穴硯又間用
奚氏墨去先一日漬水中乃能磨非
令日所宜有
伯氏之謂建元曰墨者良于爐進之
則良于膠近世兩去無良獨以芳澤
相𡢃未矣自墨法之失也有入蠙珠雜

寶者矣有按以腦麝者矣是皆無

益于黟乃不能窮搜炯和膠之三昧徒

示其糜以為豪勝負然膠氣新則

臭故腦麝所必用也用腦麝之法

擇其精者而研之而澄之而濾之墨

各為劑而後入則香氣不失而墨色

不損

古法合墨入鐵臼中搗三萬杵杵可過不可少亦甚之百令則搗以木臼隱以金椎過數百杵則凝復蒸之數蒸則膠性解過五千杵墨凝而堅不復能杵矣故杵用强有力者䄂數斤鐵

稚乃佳耳
古之為墨者或螺為丸為餅皆象也
自羅秘書餙象以銜觀去而墨象
興矣建元氏之墨為象丑規者萬若
珽者圭者雜珮去象所取義亦曰
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博物曰太莫

曰太玄求之象與義之初其品有五爲
瑤草爲大國香爲大氛重玄爲非烟爲
九玄三極其義其象則表與譜詳之
矣建元之爲象也其製則請之余伯
氏伯玉李太史本寧而不佞道貫時佐
〻書則請之文博士仕承周山人以瑕

奠太學廷韓朱王孫貞吉潘秘書象
安劉文學季然而不倰亡佐之畫則
丁山人南羽俞山人康仲吳山人左干
即付剞劂必畫毫髮務極國能攷李
太史之序有曰其品式有程則王府
之閑石和鈞公輸之準繩也其追琢美

好則偃師之倡輪扁之斲宋之玉楮
而郢之斤成風也其詞章則典謨訓
誥渾噩尓雅即秦漢而下無論也其
族類浩穰肖像詭特則九鼎之百物
神姦冊府之羣玉不可形狀也其芬
香郁烈光彩煜燿則虞廷之卿雲太

乙之書蔡楚之畹蘭畝蕙也其文字
則河之圖洛之書倉頡之篆孔甲之
盤盂闕里之科斗也莫廷韓曰方氏
墨品止于非烟奇于九玄三極蓋人
巧盡物理窮遏此則為妖吾不敢信
自是可以超潘駕李褎然代興又曰

于魯舉室而治墨又旦莫精思故于魯執無憾非多得方氏之墨者不知斯言之非譽也

刮摩自建元氏始也初建元薄畫績始為刮摩磋以銼摩以木賊經以纖帚潤以漆襲以香藥其潤欲滴其

光可鑑自刮摩興而畫繢廢自墨
工益其法而善墨去競爲刮摩矣
奚氏之墨隊溝經月而不渝何論收
藏然古人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
濕何以故豈非以膠漆異用新舊
異宜燥濕異調故耶余友程子虛

氏曰藏墨藏書俱貴遠濕藏墨者
宜置之高閣蘊以熟艾納之灰中
能去膠氣而益墨色建元氏曰墨成
而未乾者遇陰雨則置灰中易乾而
不潰夏用爐灰冬雜以石灰欲其溫
也則藏墨之用灰善矣夫膠之力不

久其性不盡棄置而不收濡漬而不
撿而委于製之不工不亦難乎
古稱善賞識者徐常侍之下世不多
有潘谷隔囊而辨天下之寶固一藝
之精以神用也以若石昌言懸墨滿室
不許人磨滕達蘇浩然呂行甫弄

筆之餘啜其殘瀋可語極㗖非真
賞鑒矣建元氏曰試墨如試金當明
其色澤求其神氣其法用粗石砑
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一縷如
綫而鑑其光紫光為上黑光次之青
又次之白為下黯沕無光或有雲霞氣

又下之下也蘊長以有气光而不黑盡

然無神氣亦復安用岦識精矣蔡

君謨言奚氏墨能削木故墨口以有

鋒刃者為上垢積研間者膠不和也

滯筆鋒者膠氣濁也研之有聲者

膠煤不調而製不善也元美先生曰

黟而澤緻而黑光可晰堅于璧太函
氏曰以耳視者惛以目視者晳以心視
者神聞聲而雷同耳視也按圖而
索驥目視也觀其象以求其真心視
也好古者苟得其真隋和具在素復
善氏曰真物難蓄燕石市炫惜哉

評騭之艱也信夫

釋名曰墨者晦也真誥曰墨陰象也

然體晦而用章象陰而理陽所謂筆

陳之鍪甲文苑之攸先也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匀色不

染手光可射人四語已盡製墨三昧

明德非馨太冲惟漢先後一揆也仇池
筆記云三衢蔡瑫自烟煤膠外一物
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彼取
光于鑌珠求芬于腦麝風斯下矣
羅秘書墨以珠英玉屑取重人文之巧
負其搜烟和膠之三昧實不逮後人

頃以東觀洛訪及之幾与珊瑚木難同價物故有所遭於世之重奚氏墨古今同也然不遇則車載以添相國寺門遇則黃金可得而奚氏墨不可得物之係于所遭如此

元虞文靖稱朱萬初墨沉著而无留

蹟甚精而有餘潤工語亦得製墨
之妙
太函氏云令之足以畀古者惟陶氏
墨氏莫逄韓言建元墨可以超諸賀
李褒然代興夫畀古超賀難矣使
建元而遇潘李庶幾在雁行之間李

有廷珪方有嘉樹並稱濟美之
方駕
宋晁氏有墨經不著其名其言製
墨与令之小異令其書具在方氏譜
米當令族賈擬指執林讓博可謂
墨家董狐

墨書畢

墨賦　并敘

夫巴蜀兔潁漢室隃糜辰素臨池資為良
疋故揚雄氏主翰林而客子墨傒以嘉名何以
貴之貴其精也新都自吴氏父子来自易水
代良于墨歷世既遠古法鮮襲吾友方建元
氏師事余兄傳學焉寸高視齊覽間以杖
屨之暇搗桐煙和糜角為劑光澤可鑒點
漆而黝于是傳九土逹兩都列東壁陳尚方

天下咸謂建元及其子〻封甲乙廷珪父子千
載絕藝復還舊觀善哉技蓋至此矣遐惟
蕭琴筆笛無關典雅古之名士並為賦頌敘
其材則危苦少儀稱其美則旨趣難窮揆
之典文功用非急豈若茲墨裨興籍輔文章
所益弘多而賦者獨闕聊復掇拾舊載為客
御賦之至辭曰
客有逆民者與子墨子從學於太函氏子墨守

玄逆氏見素其所就業異也于時徒維紀歲背
夏涉秋賓射方興多士旅進國籍十世之基人
擅萬夫之保子墨子澤烏玦鍊玄霜綠鏤子劇
龍香馳騁于文苑之圃翱翔於竹素之場逆
氏惑之往見子墨子而問焉儀聞上古結繩之契
未出道無紛華治尚淵嘿文告弛而不用皇風
湯而鮮咸忘于鉛時世烏覩所謂瓊牒之與石記篆
素之與烏榮者哉近世塗氏耳目末技競趨

折簡傳漆刻木鍥觚玉涅則垢絲染則污於是
乎五獻如缺大道寖淺矣先生乃猶盛漆績以
爲鑑陳規矩以爲式綜垂象之紛糾攬六義之
旨惑將使文勝而渦辭誣而飾意者其已常德
斆不勝何樹士民以繁縟之標而驅衆庶乎詭巧
之僻也僕有疑焉頃因先生決之子墨子端緒而
進盱衡而視戰然而嘆曰異哉子之言見謂曲士之
不可語于時凡民之不可適於治也果若子之言是

裂籥晃而毀者脈含耒耜而廢菑畬矣夫粲
桴土鼓音之始也而非所以備八音太羹玄酒味
之始也而非所以劑五味蓋世有夷胥隆治胥經
有變惟聖人因之可以運化黎庶承上敎以成俗啟
化之奇與時推移得之紀也夫墨於象為陰於義
為晦其旨難也小至稱名也大雖窮互之迭與矣
記載之咸頼且子獨不聞乎上世之事歟請為子
更僕而悉之昔者天錫文字肇闡河洛虞夏

畫鳥皇史籀作唐虞繼世羅于繹水二儀倒
錯帝用援禹以究委之書乃執玄圭以營以度
迨乎聲教流訖功叙載歌勳固人文之紀綠以闡
郭也爾其上當星紀則奎壁耀躔下叶方輿則玄
丘示異夏數郭而王殷帝語而治周文得之以昌
祚嬴秦失之以絕世咸用鏡古于千百斯獲僅存
于一二茲乃嚴銘謠誄歌頌綠璅虘觀瀾庭車枝
觿斥盤匜符璽觴豆簋簠凡將急就爰歷蒼

午鐫鏤貞珉點畫斷梏其迹猶存其義可舉

並皆其小〻者未易以縷若玉若岐陽石鼓郟鄏

鼎彝文史傳所載謨訓所敷罔不灌澮河海炯晃

日星〻〻匯用而並帝匯之而莫際毅論至地則

沅陽惟化延安上黨宣歙西蜀代興競爽至人

則韋張嚋焉奚夏祖酌音若超若珪歙青朗珣

雖睦谷之殊代咸佳軌之可循其製若九子二螺

松〻爲孔嘉犀紋玉質膠調麝和廬煙代角羅

璨鮮蕭其珍異則子建松肪士龍石液潘岳彝
鑒常侍岂識魚腹郤藏豹囊什襲雄殊賜
而校理祕文爾詭遇而開悟以易詒僕丞之月賜
試省郎之坐給或僭易嗤潘或毋月污襟或集
結贊之十二或吐奇文于九錫亦有曹衛碩陸吳
史張陳山陰長史渤海永與書練染素慢駮點
韞非惟貴所抑高今名韜足以造乎墨妙於而
至極未臻也惟

今天子在宥而理及于萬方文明四洽纘述重光有作必奇有文必蔚是以髫首鐫耳之夫雕題鑿齒之輩解辮稱臣樹領款塞無不懷琛献贄以隆上都固至誠愛戴之忱亦以昭王者於無外然猶雅遜勿逸雖休勿休日與三事大夫黎庶以敷政優游睿藻時宣摛毫習作篇之閒益鴻業炳然亙三代同獻翳我微臣越在草莽思以呈土物贊云賞搜冥濛睹象罔挹清華之

俾露標輕媒于彿幌物不貴異製無宣淫
遠昭雲漢近沛綍綸傳以璉鼓妃以狡饒緗
繅既附以沵以申畜其為炧也陵陽孤桐比于
鄶嶧帝葉蕙蒼挺枝翕瑟清露晨流玄
雲夜集永誕擷其華斂麋搵其液於是拔
以菑草揚以蘭膏若有若無熛熛搖搖逶而望
之藐若釋緌縈碧漢迫而察之恍如纖雲
竊青霄其為膠也肪鯉之脃葉荔之甬南海

余且之以綱中山賁青之以縛翁乃鮮以靈草煮以金鑊潔必研精擇匪嗜恬孜寒暑之適均調燥溼而斟酌詎麟髓之可逮寧鳳膏之可託其為餝也玉乳珠胎猩腦麝臍芬馨郁烈光耀陸離羅縠綺組競繁重葩豈曰示靡國華以宣其為劑也琳碧之杵藍田之臼烟細膠澄千百至擣玫瑰耀光齊添爭點光可晰人色不染手其為讚也瑯瑯新都

楚之吳越王孫公子布衣巖穴技藝義舉含
毫逸發與千之而靡足羌累積而未竭歷以
辭不虛譽語無溢美非左孔倚疇雅敍此之
為指也覘萬珽瑋琹以羅係上則河漢列宿俗
雲沉灉下則流峙發瀆靈鹽喬喬以建標雲
臺巖巖以開泰其中林林乎揔揔乎神靈之所棲
俾釋之所賓則則博綜今古旁羅中外蓋不特
琮璧之与璜瓚圭璋之与同行以至山澤之靈

草木之怪鷮角鞶鍉鐵錄鏍黛珠形詭萬千
狀莫態同伯益工倕之所不能名雲笈利用府之所
不能載莫有非烟之煙無色之色清霄餘潤研無
萬蹟比枝則斲斤方巧若羿射焉異矣無以
極其注意為國寶惮為國華列之東序
則珍陪琬琰除之間榮則蔭蔚雲霞又有太
玄太僕緇玄美名玄閣京動緇擅上乘理入觧
之勘假義無類而拂経粗呂絕于人不多不作于

噴繒洒佛馱之物纆耆衣出於池表足浮提之
汁璠炭漉血以刳心蒸氏之屬皆文人才士之所頌
彰大雅宏達之所吐激是以啓發儒林孔收藝鼓
於方筍毛作貢至壤土之陸也芹曝用款志聖人
之務也則廻繖縢鑄鑰物達而都匯賦匯款塵肆
是居希一瞬于蔭蔭冀孫垂於播璵于是
天子乘秋節令省斂穡事發倉廩以賑貧
窮蓍從欽以恤煢處四海之內寧郊突興

幽遐獨邃並不樂更生豪厚賜以馴致乎嘉善
休泰迄乎天高氣鮮露浥霜肅斜漾左畢旋
璣南陸菊敷紛以敷芳月澄暉以照屋
天子方御便殿陳豳風侍從帷幄之臣屢抽
毫以進牘于時海宇黎獻式雍多士籍於澤
宮者千二百人書奏
天子覽而歎曰嗟乎人文若斯之盛也哉
明興二百餘載哲聖相承誕天立宗崇作述之

弘道則德義以長世固之以定功成垂于勿替貽
于禮樂制度謙讓未遑非以以昭景鑠詒來
裔也爾乃闢四門廣賢路考文章稽典故協
頌雅歌湛露庀五林興百度修文德序武庫
去泰甚損服御賤後宮之靡麗遵上世之樸
素進伯者以司秩宗相后夔使典韶濩美哉
洋洋乎之括帝王步驟馳騖盛德大業非聖
人其孰能與也由是名儒霧赴惇史雲烝石

渠天祿之府金馬著作之庭英英濟濟殫見
竭聞敦典由是紬繹詠仁下及于群黎萬姓
亦且澂瑕滌穢無欲無營優游自得守神情
以鏡玉清於國三五以後起而不帝于世也何
君世主之道之云由此觀之墨之爲用章于國
累與于於文治于教化附于近代於是一文一質
在道之經也一張一弛者理之神也非張弛文質愍
能與理道而致太平且冀都朔方道之爲黑

當代應運寔主水德是宜乎執樞建極於
共萬國以無有道乎千載若子之論將燔詩
書棄儒術其何以為天下式子墨之語未終
忽氏逡巡而起避席再拜曰吳蒿不耐不衰
寒不耐不燠何以生之地佛書道徽先聖之僕
哉盤是而都出拜命之辱尚守吾師之言
庶乎可乎敢自畫

穎川汪道會著

都門握手倏焉七禩欽挹
道味旦暮爲勞汪二丈至忽損
手書瀋詞雅筆欣若對面至啓
新編便如入大盈寶藏武庫戈矛應接不暇矣
僕以多病投組放跡黃冠人間一切事都已
捐棄惟是筆研餘習時復一弄以寄閒情
而毛楮二生時復告罄所尤艱得者墨卿子

也比方四出求之絕無佳者得
足下所惠種〻精絕乞兒暴富更似無措蘇
長公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本須墨用得
之乃不忍用真堪一喙也 仲淹又云
足下須僕一評評不敢辭第恐翻為
馬價累耳目疾暴發閉目口授史書 匆〻無次

五月三日世懋再頓首

惟

公亦剖以方易水則我不敢知墨既磨人

益與其人俱徃矣若方近代羅氏則居

然陵幾其上直當以良苦分技不嘗遇

之羅氏猶於他族賈之論已近見邢子

愿之評殊所未解　昔李伯承爲山東好事家

書吳中沈徵君文待詔畫頗富見王元

美相與品隲而少之及取一寓目遂无一
真者今子愿之評墨得无類伯承之評
畫不能何倒置也載承
雅惠附
謝
下執事不具
徐桂頓首

泰茅氏遺建元書

建元之為璽也務專攻而其為譜也務博取專則實勝博則多文專而博則大成博而專則盡美夫然後華實並茂文質適均作者之善物也豈惟小道文事亦然相如之腐毫以專用博子雲之千首由博入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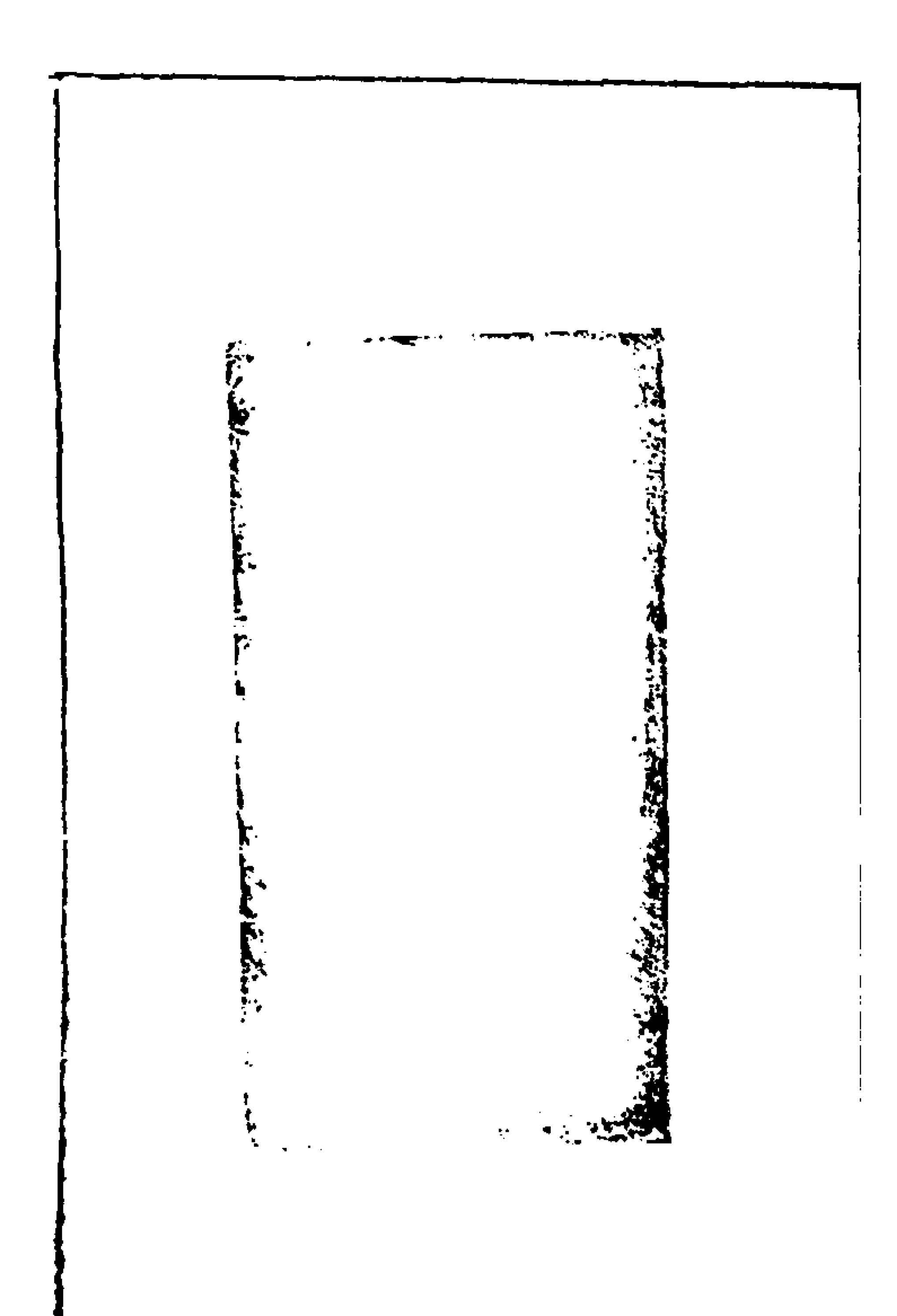
吾叐二人則濟南專而江左博要之青齊什二必大舉而戧彊組練三千必先登而破壘此二君子者鼙若鼓儳隽若和羹當世之般倕也建元之專也猶丈人之承蜩其神全也其博也猶獅子之搏鼠其力全也以小喻大庶幾乎兼之建元自言魯也

畧無能一涉大方凡諸耳目所及心思所通儻有當於吾玄葬不時攀茅居巖穴不越乎闚覩吠月疑氷詎能通物庸不免局於地篤於時耳夫子惡乎盖之嗟嗟建元誓將識其大者奚氏之調劑良矣其品式不必皆良羅氏章物采以備新都曾不能

以一臠以令視昔夫非八珍之濩燔黍九鼎之斥玉鉶哉吾惡乎益之焉惟益之無倦而已乃令弓冶作濾箕裘承家專益求專博益求博由是可幾於道技止於此而已乎夫譜者史之流龍門世業於是乎在建業之能事畢矣有子矣未畢之志爾

後人其世〻圖之戊子夏日

叟人鄭象位書



性識
足下墨知其墨不知其詩讀
之六詩知墨詩不知其人已友
黃清父談
建元之美於是知墨總其詩之又
擇其人尊賢　墨譜之編真

子挺靈犀照巨海又如夏王九鼎神奸悉陳可謂絕代奇文乃倣不肖數帝為前驅馬能言晏此快哉如之下病甚平素者看無所藏拙矣

穉琴趙蔣釋

題方氏墨雜言八則

余往歲遊京師

天子方在沖齡倜儻意儒術遊情

宸藻偶訪及新安羅氏舊墨爭購重貲與

若珊瑚木難矣而余私出所藏中書君為豪

人製最精者以試之尚未及國香而下也其謂

珠英玉屑于古法無取焉方氏墨亦出於非

烟奇於九玄三極蓋人巧盡物理窮過此則為
妖矣不敢作自是可以超潘驁李褒與代興
行將登御尚方宣賜群玉以彰奇遇不但為
儒席之珍而已援以詩云墨成不敢用進入蓬
萊宮虞文靖公云寸心不逆非煙化還作玄雲
繞紫微余因借以告于魯
非煙之有象天一是物妙於不可名而肪於

太初精能之極神化所至復歸于罔象
無色者兆耶問於人官人官不知問於造物
造物無有吾以問于魯于魯默弗語余曰是
人已入玄心三昧

潘谷奚超世不常有陷摩松節絕亦多
時玄賞者曠古希今恒情則賫遂賤迹
綠螺烏玦獺髓龍膏推轂峨嵋齋盟易

水吾于方氏殆無間然

余嘗著墨卿論不以示人今獨可為方君及此蓋徵墨莫先徵膠膠之質精而墨妙膠之力久而墨堅膠之性盡而墨純質精故煙膠之相得也和力久故煙膠之相入也深性盡故烟膠之相劑也化墨未百餘年不能全也于魯用法於膠精矣其堅而純信可必至萬墨妙

方來年壽有盡不待吾言唐人之感雖于
魯不獲自觀其所謂化也者而聊以驗吾言
于魯擧室而治墨又早募精思投於執無憾
而以授其子曰可以世守矣後千百年無復加
吾技夫墨小道也以于魯之專力深以僅然後
至博物之士請賞于魯之志而通其餘
方于魯之造墨也無遺力哉司馬公之評墨也

無遺言哉謂墨以評重固然第令技不致這即日搖筆而佐其聲稱得手夫方氏墨行世而後知司馬氏之於名物辨而奇不以文掩質雖謂評由墨重其可矣

太函氏之表墨為方君地九鼎矣其抒文也古吾避而處其令其稱名也大吾歛而識其小其譚理也造微吾退而居其當要之可從太函氏

而並存傳信烏能舍諸烏能舍諾
今墨所以不當於古者何彼傭嗜什一聲價
稍立而真贗並行豈惟人贗之其將自爲贗
矣未幾無真矣則聲與價因與俱墮李氏父
子世守其法而無變歷千百年如一日名稱至今
于魯不二法無不二價太函氏言非儒者能豈
謂是耶于魯其人儒能不爲贗請立戒以

遺後人

余為方氏支例作墨言詳哉手其緣辭矣寓斗山客舍淫霖累日庭潦方盈默坐栖遲將迎者廢偶得佳帋漫錄之過半崖林容睽發几上書成歎自愛而書之選中

華亭莫雲卿

墨按十則 有叙

始余祠嶽就歙令徵先後瀨視伯玉元美本寧長
卿及邑子廷韓品藻墨妙于大激方君所謂而取
觀初付雕氏總圖色象命衆列譜成一家執軌播
諸路孜胝將令登閣主藏宣付渠觀昭
聖代英賢中興右文之雅因暢其意為撮墨按數
則屍續記室略資掖莞云爾谷水峻陽袁福徵書

寔氏子父精品蔡公稱可削木數李隆溝若舊致令
石氏蓄實千秋為珍不許人磨其製脊龍劍背須賞
群玉殿者猶在易水匠心自得已寫癸歙萬松閣加精
墨寵始隋唐如御案聚戲如蠅旋呼萬歲曰文士俱龍
賓十二種、異相帝稱龍香上劑薛稷葆衣予九錫是旦
吐氣紋烟亭聳如起樓臺里巷聚詫畢稱玄香守平章
總松滋侯黑松使者勿舉

相墨經不傳名代云梁楮不昝文房寶飾
傳袭墨遠源須糞揀豹皮韋誕方略乃云
球麝非鐵臼非杵三萬非二月九月前候易變通
知造字設墨召蚩帝咒禁方詭術非輕眇矣
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詩有之
萬竈松烟輕煤翠餅支久耐藏材士比玉萬鎰
難售三千足濡以覓來禽青李尚未得當愚

以獺髓璣屑天香澤蘭馬肝琢而佐圖玉版
開以光牘嘘猶雲霧奕若龍蛇遥憐醉常侍
微笑開天容者矣
龍髓記毁成式對徐峰奕得墨簇覩太子妻
寄致十螺乃上書品永寧第中精擣龍片如
琅玕贋潤發澤雲藍墨勝如玉况於棓基真
物難蓄燕石市炫惜哉許𩦎之艱也

異物駐世一如魅真況於廣圖府宣綸告蘭錡緯
氏乎封人閩正五色蔚興員嶠星池百里塞著士龍
祝婚班孟噀噴魚騰掀檢雷躍錦叢非理所著幻
祐有然
九子三臺雲書瑞表青烟蛾綠畫局宮儲螺子黛斛
給賜降仙鳳舸傳寫麥光點漆尾湘日嗑爛石開
烟蒂管遶書柿葉徧錦足令金牋紫霧飛白拖

虹蠢簡生光赫號倍僧

玉稱六瑞佩列百觿和璧夜光車輝澤媚三棘六

異手捧篋陳龔以綬中陳之華櫃藏猶大寶

色類錯刀宮女好事而爭妍客卿踊價而騰售

家纓琲璟笏拄豚蒲老仙推轂名籍蛾嵋尚書

握瑜品高令僕矣

海產星迫燒紅如肋香延百里升焰如雲巩陽

惟石片片成墨懷化一塹在在寫書天宣地演溫洛
軒河作文造古蒼頡靈盤代有神奸永貽冊府
墨瀋垂蹟照耀簡編山谷陽囊封遂知其品蘇
大閣烏玦即以延名安有析法象揣色澤詰玄品
通極昧上參蒼顥中差栢穀下佐文史遠遺蠻
粵貴壇清朝大激氏者昔有玄光今有建元神
至矣美矣

丁亥長至日書於佳日樓

水母泉記

方建元居業佳日樓〻背市喧面南山頫
水周其下故瀦宮多納污馬汲者趍清泠
遠莫能致乃慨然思曰吾凝神守玄于技
単矣夫水玄德也膠弗得弗糜煙弗得弗
駈色澤弗得弗潤吾将求玄珠于象罔終
以水德王矣僉賴水時涸石稜隆然是當

有泉脉乎遂卜日禱諸中庭闢土幾仞扣石泠泠有聲其始也若礎潤之欲滴渙若氷將釋少則洋洋然若崐崘之既溢若綠子之未塞忽若鯤之怒起于天池之北舉室揖揖挹以注諸頼獮日而水弗加淺也建元雀躍再拜于庭曰天命我矣於是試以投膠則性調試以和煙則情適試以受

色則光發于庭建元技成而進于是殆將

謂天授非人力與泰茅氏聞之曰异矣建

元之爲墨逾神而族貫之相失遹遠也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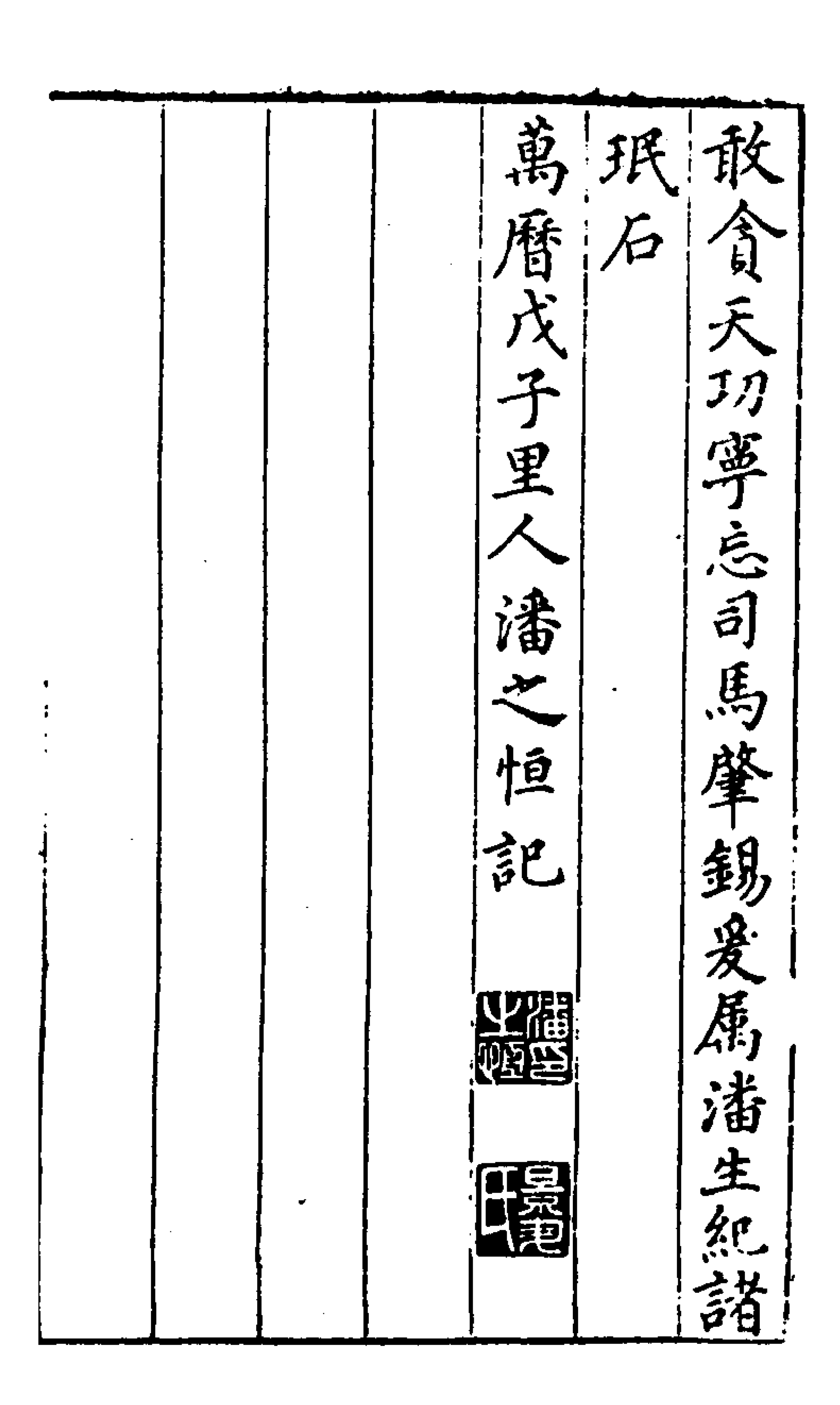
建元以法鳴則竊法者猶得其似繼以名

高則竊名者已賔于法終于譜成則竊譜

者又賔于名乃今得天得泉其品無上其

澤無方其聲施無竆族貫莫測其朕無敢

竊者退而反走矣嗟乎玄德既衷漢以水
德王則甘泉知名昭休徵也
上方進御于睿墨數顧問草莽臣有如薦
雄文似相如則當以賦獻者宜莫如甘泉
無庸以玄解嘲矣且也象帝之先觀道之
北探治之源水德具備有名爲母諡曰不
宜方氏其世〻守之矣建元曰魯主臣不



敢貪天功寧忘司馬肇錫爰屬潘生紀諸

珉石

萬曆戊子里人潘之恒記

受光室畫一墨序並銘

里社友弟潘之恒譔

蓋淮南子之言云夫受廣者見博受纖者見陋故隙闇于牖、闇于戶纖廣博陋形矣又況宇宙爲光者乎建元舉以名室何居志墨也墨何志、畫一也夫萬色歸於玄萬言歸於墨萬塗歸於

一天之蒼海之冥道之玄其正色耶其無所不受耶其遁相為光者耶故不光則象不昭不一則法不備建元之為宝以一守墨以墨守身、乃道、乃天、之光朝徹而見獨墨之光用晦而致顯釋氏以一毫燭萬有芥子納須彌夫非有所受之耶雖然甘受和卒不勝和

白受采卒不勝采唯光之舍唯玄之
極物莫能尚之有道者象焉建元業
守此以鳴世而其子嘉樹又以其綸與可
謂重光也已繫之以銘曰
集君生白匪緣於隙是名葆光顯若
襲吉爰發其祥顯于家邦雄方泊如
玄德用彰

萬曆丙申長至日

友弟潘之恪書